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十八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論五篇

子思

東坡先生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之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在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楊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崔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喪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二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也荀

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以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嘗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也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子思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

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天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惑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

三蘇論五九

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上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詘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詘之也是此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不

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皇極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子學歟後之觀子學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去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以為非

三

三

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者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甘書大變先聖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子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為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其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

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
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揚雄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楊
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
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於其
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
性者而以天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
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
有所不同今夫大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
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穀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楠楠之
不可為楹輪之不可為穀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
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

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
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
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
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
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
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
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
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者善
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
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
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
則名以善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

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右稷之岐嶷文王之丕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天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與平情而喜怒哀樂皆明性者是愈流入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是

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足以知聖人之汗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已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所由能化之所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

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況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重廣眉山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論五篇

西南夷

東坡先生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此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惡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致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

民悉其眾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眾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眾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相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邊民而不之禁窮患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又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如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

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北狄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軍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比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比

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厲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澤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

哉故魯以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燕趙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饔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頽囂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不

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以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其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推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不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下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於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

士為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戮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丘轡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執仇讎錐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卒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殺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

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訟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恟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西戎

戎狄之俗畏服六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其憂也惟其強很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乎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權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疆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論五篇

儒者可與守成

東坡先生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行五教棄為后稷而丞民粒食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

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興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一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築臨洮北屬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攻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以德錫之福

昔聖人紀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為之太中
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
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
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為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
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為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
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九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
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恐天下有為善之心而不得
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
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
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
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
而爵祿之天下之為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又恐夫民之愚而
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

三錄論六十一

教誨矣故又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韋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
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予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
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
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
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
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物不可以苟合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
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
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

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問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懽而異宮以為別合令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

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書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黨難以為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夫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籍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

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
新故其吁俞之聲懼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
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詳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
慈愛而能斷側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
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
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
獄曰縣可用堯曰不可縣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
殺人而從四獄之用縣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
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
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
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
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
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于
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
遄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
之義立法既嚴而責人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重巽申命

昔聖人之作易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
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以不
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則巽之道備矣聖人以謂不重則不
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
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
得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暖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
為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為殺至於風悠然而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

自去不知其所入嘘而炎吹而肅大而鼓乎泰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
窾室鄣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為
怨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以令天下之術也
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
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
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
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巽之
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謂甲
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丁寧重復之意也聖人閱斯民之愚而不忍
使之遽陷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
其用心如此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
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所避故靡然句
風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曰重巽
道上下順也

五

三百七十一

重慶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